

自序

「創作必須有靈感，」我一向不大相信這句話是絕對的正確，因為我一向在沒有得到什麼靈感的時候也曾創作；不過，靈感能影響到創作過程的快和慢，作品本身的好和壞是可能的。

我自開始作劇以來，從沒有允許我有了一種靈感。甚至從沒有允許有一年半載的充分時間去收拾材料去計劃安排，然後專心志地去創作一個劇本，總是以極短促的時間，在極忙亂的環境中創作被人規定了主題的作品，所以從沒有產生一個優秀的東西，這自是意中之事。

反過來說，我就沒有費一年半載工夫收拾材料，安排計劃然後憑着靈感寫作的習慣和耐性。每逢提著筆寫的時候才把思想集中到所寫的東西上去，沒提筆或放下筆的時候我的心就離開了，這是生成的脾氣，在小學裏作文時養成的習慣，長大了時時想改，却總是改不了，所以有些人要談些創作經驗，我總是不敢談，因為這種經驗不能說給第二個人聽，如果給人聽了，也許可以害人。

這一次，又照樣地成了一個三幕的「天羅地網」，所費的時間和環境的忙亂，跟寫「敵」和「保衛領空」的一樣，而且也是三幕，本劇的字數，和人物的多寡也差不多。其實早就該寫，十月初旬丁布夫兄托我為防空監部寫一個防空建設有關的戲，當時我就答應了，我那時正和神農劇團的同志們正忙於籌備旅行公演，因之，我雖然答應了寫戲，却沒

有把這事放在心上，可爲。過了幾天，布天兄就來催稿，因爲十一月是舊曆十二月，要神劇團公演這個戲，劇本須在十月末十一月初以前交稿，以便給各地防空司令部及防護團這一來，逼得我就使我着慌，結果在離舊曆年關的前夕，趕出三幕，預備在工作途中一邊工作一邊完成寄給布天兄。

自月十八日劇團離蓉赴新都工作，一連幾日就無片刻暇，連坐下寫篇短文都不可能，遑論計劃，直至二十二日抵廣漢，當晚沒有工作，在青洲燈下寫出第一幕，早晨到布天兄在漢工作至二十八日，依然沒有機會執筆，二十九日奉命回蓉，又與兩大工夫未辦結，旅行公演的一切事，十一月二十日校士校友友人的辦公事裏才趕出第三幕，這樣倉卒，這樣忙亂，當然連一個劇本要寫好是不容易，粗製濫造，決不會有太大的作用，如果杯水車薪，已盡使自已滿足的了。

完稿之後，有人說：「如何又是三個三幕一景的？」似有嫌太少，不足以引人大勝之意，可是我自己以此自許，三幕一景不止便於上演，而且節省換景的時間，過於舞台條件不甚好的我國，況且置景第一是舞台藝術的進步，決不是進步。我明知這今日中國觀眾歡喜換景最多，而且更歡迎機關佈景，我決不能迎合此種好尚，正如格羅斯所說：「差不多每一種偉大的藝術創作都不是從長合而是要反抗流行的好尚。」我決無偉大的創作，只有反抗流行好尚的心。因此，在最近的將來或許還要寫「大羅地網」的續篇「爲大野地」，仍以三幕一景處理他，並使之上下兩篇合爲六幕一景劇演，不過，這只是有此企圖罷了，能否兌現，自己也不能保證。

本劇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假成都智育電影院公演了五日，導演萬籟天兄親自登台飾演

紅鼻子鄭師彥一角，使本劇生色不少，其他演員亦均徹盡心力扮演，故當時演出成績頗不惡，這是很使我心感的！當時演出之陣容如下：

錢庸卿（李恂超）

齊氏（胡蒂子）

少明（齊格夫）

小狗子（簡志行）

幼明（方筠德）

小喜子（申咪咪）

譚華（項文素）

呂春華（金淑芝）

鄭師彥（萬籟天）

秦安（秦琪）

陸明經（施幼貽）

徐媽（劉漪）

民卅三、五於成都。

天羅地網

董每戡

——三幕一景防空劇——

時 抗戰第四年開始時

地 大後方的都市——成都

人 錢庸卿 五十歲，富而吝。

少 明 其長子，二十四歲，不學無術，却能票戲。

幼 明 其次子，二十一歲，熱情，明理。

露 華 其女，十八歲，活潑，懂事。

鄭師彥 錢家賬房，且係少明之琴師，四十歲，瘦長的人，臉上的特徵是一個紅鼻

子上架一副玳瑁眼鏡，並有幾根亂鬚。

徐 媽 錢家女用人四十餘歲。

秦 安 錢家男用人，三十餘歲，是一個駝子，性情却誠樸。

陸明經 錢家的窮親戚，在重慶某報館爲校對員，三十餘歲。

齊 氏 明經妻，舊布衣減不了她的姿色，三十餘歲，懷着孕。

小 狗 子 明經子。十二歲。

小 喜 兒 明經女，可愛如其母，十歲。

呂春華 黃家的三姨太太，年二十四歲，妖豔的女人。

景

三幕同一舞台裝置。錢氏寓居的大廳。這個廳的上方敞對花欄欄外的花木和蔚藍其

的天色是一幅圖畫。上方左右各有一根大紅色圓柱子。左右牆壁懸着字畫，廳中用具却是西式的沙發桌几之類，這種不甚調和的裝置恰象徵這一家人的性格各不相同。陳設之中最惹人注意的是靠演員的左手牆壁安放着一張條几，上有許多銀盾和銀杯，少卿的半生榮譽全在這上頭。從漢口帶起，而宜昌，而重慶，一直到了成都，這些都是蒙戲時朋友送來的。右面有一扇通內室的門，近台口的壁上有一架電話機。

第一幕

幕未啓時，已聞琴聲歌聲，幕啓後，已唱到「蘇三此去好有一比，好比那魚兒落網，有去無回」台上只有錢唐卿一人靠在沙發椅上閉目靜聽着裏邊的歌聲，間，站起，走着，想着，又走近几，打算盤計算着什麼，琴聲戛然而止。

師彥（在裏邊）簡直一昧兒，少爺您再要來一段兒嗎？

少明（在裏邊）我說，紅鼻子，你儘是捧我！

師彥（在裏邊）不，不，紅鼻子不撒謊，我說，少爺您眼慧生實在差不了多少，要是您

上測的話，一定天紅大紫的。年無壽，眼無慧生。

（唐卿，走向轉手取水烟袋）

少明（在裏邊）得啦，得啦，別把我捧迷糊啦。

師彥（在裏邊）好，好，您喝口水潤潤嗓子再來一段兒罷。（唐卿坐轉旁的沙發椅上吸

烟）——

少明（在裏邊）紅鼻子，你說實在話，老三唱的怎麼樣？

師彥（在裏邊）不壞。

少明（在裏邊）我說她不該學外江派。
師彥（在裏邊）外江派也有外江派的好處，三姨太太的「蕭何月下追韓信」很够味。

（唐卿起來走向走廊欄杆畔。）

唐卿 秦安，秦安！

秦安（在裏邊）着！

唐卿 花還沒有灌完嗎？

秦安（上場）快灌遍啦。

唐卿 待會兒拿花剪子把前面那幾顆樹的小枝子剪一剪，那麼不整齊，多不好看！

秦春 是。

唐卿 還有院子裏那些花盆子外邊兒都用水洗洗。這麼好的小花園得好好兒的拾掇拾掇。

秦安 是。

（裏邊這時又拉起二黃倒板來）

少明（在裏邊）得，得，還是不唱了罷，我要出去啦。

唐卿 徐媽在外邊兒嗎？

（琴聲忽然止）

秦安 買米還沒有回來。

唐卿 不是你去買的吗？

秦安 我忙著院子裏的花，就要她去買了。

唐卿（走向室內）以後有些事情，還是你多做點兒才行。（坐在沙發椅上了）

秦安 是。

庸卿 就是買菜跟油醬鹽醋，以後還是由你去買。

秦安 不過，老爺，我怕忙不過來。

庸卿 還是你做得好。

秦安 老爺，實在不是我貪吃懶做，這些事該讓徐媽做。

庸卿 可是她專揩油，比如說買柴罷，一塊二毛錢一捆，由她去買總報一元五毛的賬。

秦安 老爺，這幾天柴又漲了，一塊五，一塊七的市價都有，而且每捆還沒有以前那樣大呢。

庸卿 不管怎麼樣，我總不信任她。

秦安 現在物價不穩定，就是我買，老爺也難信任的，就說米罷，今天又漲了兩塊。

庸卿 (驚) 米又漲了兩元？

秦安 是啊，只隔一天工夫就又漲了兩元，這個年頭兒窮人真沒有法兒過活，老爺，您說是不是？

(少明在內哼着「罵殿」的歌詞，歌止，自內室出來，他穿着一套灰色法蘭絨的西服，黑頭髮與黃皮鞋齊光，兩頰與兩唇一色，翩翩少年，撲朔迷離，嘴上啣

Pipe 手中握stucke。)

少明 等我回來再唱罷。

(紅鼻子鄭師彥上場後，隨手中還拿着京胡)

師彥 那也好，(走向庸卿)老爺，大少爺的戲真是越來越好，越唱越夠味兒。

少明 是你的胡琴拉得好，不是我唱得詞味，哈哈！

師彥 那裏，那裏，（忽覺太客氣了不利於己，馬上改口）學，實在說，操琴哩，我鄭師彥確也不壞。老爺，您說，這可不是我吹罷。

庸卿 你的琴是拉得好。

秦安 鄭老師的胡琴確是少有的好。

庸卿 秦安，你出去罷，沒有你的事。

秦安 是。（下場）

少明 爸爸，我要出去一跑。

庸卿 那兒去？

少明 到黃家玩幾圈牌去。

庸卿 又上黃家去？

少明 呆在家裏悶死人，只好到黃家去消遣消遣。

庸卿 噯，少明，我正想跟你說，（放下烟袋）黃家不可以多去，他們有的是錢，咱們可不能跟他鬥比。

少明 我自個兒有把握。

庸卿 打牌是沒有把握的，咱們從重慶搬到這兒來還不到兩個月，你到黃家就輸上千把塊錢啦。

師彥 老爺，您記錯了，經我手交給少爺的不過一千二百塊錢，牌上不至於輸上千把塊罷。

少明 至多輸三五百塊錢，在這個年頭兒，又算得什麼！（去坐在沙發椅上）

庸卿 還有，他們家裏那位三姨太太不是什麼好人，聽說你倒跟她很合得來，而且，

少明 爸爸，沒有那麼回事，不過她喜歡唱幾句二黃，我跟她配搭着唱幾段兒罷了，這件

事老鄭知道很清楚。（向鄭丟眼色）

師彥 （把胡琴套入袋放在棹上）我知道很清楚，知道很清楚，老爺跟那位三姨太太清唱

總是我操琴的，老爺，那位三姨太太倒很聰明，學戲派唱法，呃，很夠味兒，咬字

，板眼兒都不大有錯兒，嘿，嘿。（壁上電話鈴響）

庸卿 電話？

師彥 （走去拿聽話機）喂，喂……是，這兒是錢公館……錢大少爺嗎？……

少明 （站起）我的？（走向電話機）

師彥 是黃家打來的……（看庸卿一眼）

庸卿 三姨太太打來的，是不是？

師彥 是，不是，哦，是的。

少明 （接話）是我，……

庸卿 簡直是個活妖精！（又拿起烟袋）

少明 我就來，就來，……

（忙由身邊摸出火柴，去爲庸卿點紙煤子）

少明 要他也來嗎？

師彥 是不是叫我去？老爺！

少明

好，紅鼻子反正沒有事兒，我帶他來好啦，……再見，一回兒再見。（擱上聽話機向師彥）老鄭，跟我一塊兒去。（走向沙發椅拿手杖）

師彥

帶胡琴去嗎？

少明

帶去，（轉向父）爸爸，我不回來用午飯啦。

庸卿

（少明欲出，師彥由椅上拿起胡琴欲隨出）

少明

少明，我說你還是不要去，在家裏看看書也可以消遣啊。

（回頭）

不打牌好了，（邊說邊走向走廊去）

（露華呼着「建設大空軍」的歌詞上場）

露華

大哥要出去嗎？

師彥

小姐回來啦？

（露華僅向地點一下頭）

少明

我要去。（說着即下場）

露華

鄭老師也出去？

師彥

呢，我陪大少爺一塊兒出去。（笑嘻嘻地下場）

庸卿

孩子，今天一早你就上那兒去了？

露華

（進大廳走向父）爸爸，到防護團團長家裏去了。今早上他打電話過來邀我去的。

庸卿

邀你去，幹什麼？

露華

（轉到他左面的沙發椅去坐下）我正想跟爸爸提這件事哪，劉團長說本市建設防空

獻金定明天起，四門有四個獻金台，要我在北門那邊獻金台上負點兒責任，我已經

答應了。

唐卿 你反正沒有什麼事，去也行。

露華 還有，要我加入救護團，……

唐卿 空襲時候的救護團嗎？

露華 是的。

唐卿 那不行，你能不幹那個。

露華 可是我也答應了。救護團有男有女的，他說像抬受傷的人那類事是男的幹，我們女的只幹洗傷口敷藥包紮。類的事兒，這也很便當，我相信我可以幹得了。

那多憐！（站起）而且空襲的時候在街上幹這種事也很危險，你幹不了那個。

唐卿 空襲過後我們趕到災區去，沒有什麼危險的。

露華 你不去就是了，沒有媽的孩子，該聽你爸爸的話。

（站起）我不，呆在家裏沒有事幹悶死人，況且服務是應該的。

（走開）

露華 我已經答應了人……還有，明天的獻金，爸爸打算獻多少？（走近父）

唐卿 我？我沒有打算。

露華 難道爸爸不打算獻嗎？

唐卿 米又漲了，柴啦，油鹽啦，一切東西都漲了，一家六七口人每月花費那麼大，還有閒錢去獻嗎？

露華 我知道爸爸有錢。

（走開）

唐卿 我有錢？

露華 紅鼻子告訴我的。

唐卿 他對你說我有錢？

露華 有一天我問他，他說爸爸定期存款就有十萬……

唐卿 瞎說！

露華 活期存款農民銀行三萬元，存中央銀行也是三萬元，中國銀行的還有八九千塊。

唐卿 （背身走開去）你聽紅鼻子瞎扯。

露華 他沒有瞎扯，爸爸倒瞞起我來了。

唐卿 （坐沙發椅上）好，好，那末明天我獻十塊法幣。

露華 十塊？

唐卿 呃，十塊。

露華 現在錢不值錢，十塊只抵得從前一塊錢，建設防空獻金是一件大事，像爸爸這樣有十幾萬財產的人只捐十塊錢，那末全市的捐款還不够買一架高射砲哪。

唐卿 不是這樣說的，積少可以成多啊。

露華 積少原是可以成多，可是十元也實在太少，放一次警報，全市的幾個警報器所費的電力也要好幾十塊錢哪。

唐卿 這是要人家樂捐的，人家喜歡捐多少就多少，那有像你這樣的，高射砲啦警報器啦舉那麼多例子來證明？（低頭又抽起水烟來）

露華 （沉默片刻想着，忽有所得）爸爸！

庸卿 什麼？

露華 (走近榻) 你很愛我是不是？(伸手搖父肩)

庸卿 不錯，最小的孩子總是父母最愛的。(微笑，以手拍拍她的臉)

露華 我也是這樣想。(坐榻臂上一手扶父肩) 爸爸最愛我跟大哥。

庸卿 不過，我也很愛你二哥。你們三個孩子我都愛。

露華 平常我要爸爸爲我買東西，爸爸從來沒有不答應的，爸爸對我真好。

庸卿 對你好，就是對你媽好，你就是你媽最愛的孩子。

露華 今天我有一個請求，我想爸爸會答應我的。

庸卿 是不是要我捐上幾百元？那我可不能答應。

露華 不是錢。

庸卿 只要不是錢，那都行，那都行。

露華 真的嗎？

庸卿 真的。

露華 (站起來走向靠壁放銀盾的几邊) 我想把這些銀盾銀杯全獻了。

庸卿 (站起) 把這些東西捐了？

露華 捐了，反正是些沒有用的東西，不是？

庸卿 那不成！銀子現在貴得很，這些東西就是錢。

露華 擺在這兒一點用處都沒有，當作防空獻金倒是合用，把這些廢物拿去，爸爸連十塊現錢都不用出啦，那還不好嗎？

庸卿（走去拉女手離開）几不行，不行，你別頑皮跟我倒亂！這些全是你大哥的朋友送來的，就是你大哥也不會願意的。

露華只要爸爸答應，大哥那兒由我說去。

庸卿（走開）他決不會答應，他在漢口票戲的榮譽都在這些銀盾銀杯上面，寶貝似的從漢口帶到宜昌，由宜昌帶到重慶；現在又帶到這兒成都來，他還會給你拿去捐了？（坐沙發椅上去）

露華要是哥哥不肯給我拿去捐，我有法使他不得不捐。

徐媽（上場）老爺，米買來放在廚房裏了。

庸卿秦安說又漲了兩元，是嗎？

徐媽是的，米比前次買的還要黑，虫子又多。

露華爸爸，我剛才瞧見米行門口擠滿了人在買米。

徐媽買米的人真多，據說這些穀子都是民國二十四年的，所以那麼黑的米，那麼多的虫子。

庸卿真是！民國三十四年的穀子還有存着。

露華哦，徐媽，二少爺床上的毯子跟我有衣服要洗，我去拿給你。（走向內室去）

徐媽好，我來拿。（隨後走）

庸卿徐媽！（站起來）

徐媽噢，老爺，什麼事？（回至棹邊）

庸卿這幾天你買的菜實在要不得啦。（放下了烟袋）

徐媽 沒有辦法，一切東西都天天漲價，老爺還是每天只許買兩塊半錢菜。

庸卿 兩塊半錢還少嗎？天兩塊半，十天二十五塊，一個月就得七十多塊錢的菜蔬啦。可是這麼多的人，連我銀秦安算進去，就有七口人，分量買少了不夠吃，多了就不能買好的啦。

庸卿 前些時還看得見一些肉，這幾天就儘吃素的啦，咱們又不是唸經拜佛的和尙尼姑。老爺，猪肉賣到兩塊錢一斤，要是每天買一斤肉，就得去了一大半，賸下的幾毛角

夠買什麼的？這不是我的不好。

庸卿 你總是有話說，要是也這樣措油，那可不行，我只有另雇人。

徐媽 (呆了一下) 如果……

庸卿 你能說這上面沒有油水嗎？

徐媽 沒有買肉，那來油水？

庸卿 不，我是說你措油，還瞞我？

徐媽 如果老爺要另雇人，那我只好走。

庸卿 我不是要你馬上走，只是要你以後買好一點的菜，不要專爲自己打算。(走向榻)

徐媽 (過來) 老爺，我沒有辦法叫菜價便宜，今天我就決定走好了。

庸卿 走是可以的，得等我雇好人，你才可以走。

徐媽 老爺今天最好就雇了人來。

露華 (自內拿要洗的東西出來) 徐媽！

徐媽 (返身) 小姐。

